

台湾农村小学校本课程改革的省思

——追求农村小校的核心价值

欧用生

(大同大学、台北教育大学)

摘要:台湾农村小学在少子化的冲击下纷纷关闭或被并校。但农村小校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解决小校的问题只有并校一途吗?被列为最贫穷的三个县之一的台湾南部的云林县,在教育环境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实施“学校优质转型计划”,进行校本课程的改革,三年下来,终于使许多小校浴火重生,展现学校的新风貌。以云林县成功小学为例,探讨农村小学如何经由校本课程的改革进行学校再造,由此探讨偏远小校存在的核心价值,并申述校本课程在学校再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台湾;农村小校;学校再生;校本课程改革;价值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2-0084-04

一、前言

在台湾,六班以下的小学很多,约占全部小学的三分之一,其中又以偏远农渔村的小学为多数。偏远地区的小校,交通不便、文化刺激较少,教师流动率高、动能及热忱不足,加以单亲、外籍配偶和隔代教养等家庭问题,造成学生能力普遍低落。最近几年以来又受到少子化的影响,许多农村小学纷纷被闭校或被并校,引起很多的争议。农村小校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吗?解决小校的问题只有并校一途吗?台湾南部的云林县政府就探索了不同的可能性。云林县是台湾最大的农业县,被列为最贫穷的三个县之一,资源极其匮乏,教育环境极为不利,但县政府并没有采取废、并校的措施,而是拟定“学校优质转型计划”,以校本课程和教学改革作为学校再造的核心,于三年前开始实施。所有小校的教师、学生、家长历经了困惑、忙碌、痛苦的岁月,终于使学校“浴火重生,展现新风貌”^[1]。

云林县林内乡的成功小学,是转型成功的小校之一。本文以成功小学为例,分析农村小学如何经由校本课程的改革进行学校再造,由此探讨偏远小校存在的核心价值,并申述校本课程在学校再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二、成功小学的校本课程改革

成功小学成功转型的秘密武器是紫斑蝶,台湾的紫斑蝶和墨西哥的帝王斑蝶并列为目前世界两大“越冬型蝴蝶”,每年清明前后,就有大批紫斑蝶从台湾南部北迁,形成了一条蝴蝶的高速公路,蔚为奇观。位于紫斑蝶迁徙必经路径的成功小学,敏感地抓住机会,把紫斑蝶生态纳为学校经营的独特资源,结合政府及民间力量,和地方产业结合,使学校成为紫斑蝶保育的志工学校。并将紫斑蝶设计为学校本位课程,使每一位小朋友都成为“紫斑蝶王子”,最佳的解说导览员,培养带得走的基本能力。一所全校仅36名学生的迷你小学,原本将被裁并,但每年都来造访的紫斑蝶却改变了学校的命运,所以校长和老师都说,紫斑蝶是学校的“救命恩人”^[1]。

蔡正龙校长带领教师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课程对话和慎思,发展出“紫紫点点——幻色迁徙紫斑蝶”的校本课程,并在实施中检讨改进。这套课程是以自然与生活科技领域为设计主轴,配合综合活动课实施的统整课程。教学流程分三期:“知识启动期”(一、二年级)→“行动学习期”(三—五年级)→“多元展能期”(六年级)。透过一至六年级紫斑蝶生态课程的学习,学生建构完整知识,产生使命感,培养带得走的能

* 收稿日期:2009-12-21

作者简介:欧用生(1943-),男,台湾高雄人,大同大学讲座教授;台北教育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课程理论、课程研究方法论、课程社会学、课程美学等。

力。首先,低年级的课程设计,考虑到幼小衔接,采以艺术创作的形式来启动学习的兴趣,以认识紫斑蝶的外观、种类、习性等。利用数学课进行“找查紫斑蝶季”的日期教学,同时融入其他学科;利用图片闪示及节奏敲击的方式,让学生“认识紫斑蝶的种类”,也更熟悉紫斑蝶的辨识口诀及外观,“小紫点一边、圆翅两边点、斯氏有三角、端紫乱乱点”,一年级小朋友就已学会了。结合艺术创作的“蝴蝶精灵就是我”、“紫蝶巧手捏”、“大地蝶影”活动,让孩子戴上自制蝴蝶头套走秀,舞蹈发表,利用面包土来捏塑斑蝶造型,并合力创作地景艺术,召唤紫蝶到来。

行动学习期从三年级的“蝶蝶壮壮”开始,这是让小朋友自行上网搜寻四种紫斑蝶的食草及蜜源植物,并将资料加以整理;“我是名侦探”透过校园植物观察,将所见的蜜源植物分布情形利用色笔绘制学校简图,藉以了解校园中的蜜源植物。四年级的课程为亲自饲养斑蝶,并制作斑蝶的观察记录簿,让孩子更明白卵→虫→蛹→蝶的四态变化。五年级的课程为了明白紫斑蝶迁徙之谜,“蝶来蝶去”是让学生调查和统计紫蝶过境数量,“彩蝶比翼双双飞”、“紫蝶标掌”提供学生进行捕捉及标放的实习机会,以利正式标记时的熟练度与正确性。

“小小导览员”更让学生进行解说蝴蝶生态的练习,训练小朋友口语的表达能力,培养上台自信心,并且能更加熟悉家乡紫斑蝶的特性,成为带领游客及游学团体的“小小生态向导”;“紫蝶专题活动”由学生寻找有兴趣之议题,自主规划紫蝶关怀专题。整合过去所学的经验与先备知识,进而统整出对紫斑蝶的研究内容,了解其生活的情形。借由观察、记录、分析、统计,以专题方式报告出结论或研究结果,以提升学生对紫斑蝶种类的更深一层的认识,并能将之前所学之经验加以运用,还能上台报告或向游客解说,做个称职的小小导览员与营销员。

这套校本课程兼顾继续性、程序性和统整性,是很不错的螺旋状课程,更重要的是充分和现有各学习领域的的能力指标结合,以发展紫斑蝶课程的能力指标作为认证的依据。如六年级的能力指标是能用正确流畅的词句来解说与导览紫斑蝶;能自然从容地发表、讨论、演说紫斑蝶的内容;能了解紫斑蝶与帝王斑蝶的形态及运动方式之特殊性及其共通性;能观察并说明紫斑蝶的觅食、繁殖、迁徙情形;能将紫斑蝶的相关数据有序整理成折线图,并抽取折线图中有意义的信息加以解读;能了解生活中个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培养与自然环境相关的个人兴趣、嗜好与责任;能发表紫斑蝶的专题内容。这些研究或活动结果都要在课堂上报告两次以上;全校性的解说一次以上,才

能认证通过。

成功小学的小朋友在教师引导下,走进紫斑蝶的世界,善用感官,用眼观察,用手触摸,用心思考;阅读各种书籍、数据、图片,上网搜寻相关文件,利用这些信息相互讨论,丰富知识;或由此产生疑问,发现问题,进行相关的专题研究,用口语、用文字、用照片、用绘画、用戏剧、用作品等等,将研究结果表达出来。在这些活动中,小朋友不仅学习到紫斑蝶有关的知识,学习到收集数据、归纳、整理、沟通、发表等能力,更学习到自主思考、解决问题、采取行动的能力。这时,学生不再只是记忆、背诵教科书中抽象的名词或内容,而是应用所学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这不就是“抛弃背不动的书包,培养带得走的基本能力”,不正是我们教育改革的理想?

教育改革是学校整体的改革,每位教师都成为研究者,每间教室都成为实验室,每位家长都成为学校的伙伴,那么学校就成为教育改革的园地。蔡校长努力引进社会资源,更强化与小区的结合,积极促进学校转型,建立“紫斑蝶学校”的独特品牌,协助小区形塑出具有当地特色,又是一个魅力无限的“幸福山城—有机生态村”。经过三年的“惨淡经营”,成功小学终于成功转型了。被《天下》杂志评选为台湾百大小学之一,不久又获得台湾十大经典学校殊荣,获奖无数,不仅是岛内媒体镁光灯的焦点,也吸引国际瞩目,台湾省地理频道、英国 BBC、日本朝日电视台等,都曾以“紫斑蝶”为题制作报道,分享到全世界,把成功的孩子带上世界舞台。

三、校本课程与小校再生

“紫紫点点——幻色迁徙紫斑蝶”的课程是顺应地利之便,利用每年都飞经的紫斑蝶为教学素材,十分贴近实际生活,以大自然为师,培养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态度。透过艺术创作、观察及饲养记录、调查探索、专题讨论、导览解说,形成学生自主学习的历程,建构多元的思考与评价,培养学生带得走的能力。成功小学的师生在校园、野外和街头上学习,以紫斑蝶为材料,手脚并用,五官兼重,进行观察、饲养、栽培、种植、记录和发表,将他们的口语的论述、仪式、神话或姿态带进来。如 McLaren, Jaramillo^[2]所言,这种学生的街头论述或知识跨越学术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疆界,将通俗文化放进课程内,让学生阅读、思考、解构基本假定和知识叙说,找寻新的、更多的可能性。Swanson^[3]在南非文化不利地区小学数学教育的研究中发现,数学课程能否为文化不利儿童赋权增能,决定于教师的课程实践,如果将数学再建构为科学和艺术,用舞蹈、戏剧、视觉艺术、音乐或文学等方式来教

导,展现身体表演的不同形式,进行参与式、具现化的教学,孩子都能把数学学好。尤其是用叙说的方法来教数学,以身体统整日常生活的叙说和人的创意,也统整了艺术和科学,解放艺术和科学二元论中的身体,以非客观化的、非二分的、能反映社会的、整体的方式,觉醒活生生的身体,提供不同的社会差异的认知,将身、心和灵统整起来,以理解意义和可能性是如何发生的。

成功小学的课程利用这种街头的仪式论述为学生赋权增能,这种脉络化的、以地方为基础的、体验学习才能掌握自己地方的真正的争议,才能打破教科书的抽象的学习或阶层化的知识系统,解构语言或任何形式的文字的权力。这种课程才能提供给儿童自尊,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有积极的感情,这就是地方为基础的实践(place-based praxis),利用叙说来建立坚强的主体和自我价值感。将理论脉络化,成为情境的、反省性的,让它们和生活中的小故事关联。将学生放在自己的小区中,让他们成为研究者,成为小区中的完全参与者,成为小区中的骄傲的一分子,这是标准化的课程和测验无法达成的^[4-5]。

尤其在今天,全球化成为诠释各国教育再造问题的重要观点,在提高标准、严格的测验、为就业而教育、教育与经济的紧密关系等理念背后,是对丧失国际竞争力的恐惧^[6]。这种全球化的论述,加上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新管理主义的、市场化的等等的论述结合起来,强力影响了各国的教育再造或改革。全球化及其激起的国际竞争更给国际空间孤立的台湾莫大的压力,因此今天台湾所有的教育政策几乎都以因应全球化作为主轴,例如在课程改革上,新的科目如英语、信息等一直增设,教学时数一直增加,英语本来设在五年级,却一下子延伸到一年级,而且每周都有两节、甚至三节课。学生在校上课已经非常辛苦了,课后还有数不完的补习,连乡下地区的补习都和台北一样严重。

学生在课业、考试和升学压力下,身心饱受煎熬,许多研究公布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儿童福利联盟“台湾儿童睡眠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儿童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好,严重影响儿童的发育和成长;金车基金会调查指出:由政府出资兴办的中、小学学生负担重,中学生每天花在课业的时间为9.5小时,小学生也达8.2小时。《康健》杂志社“青少年健康行为与亲子关系”调查结果发现,台湾青少年功课压力大,同时睡不饱、很不快乐,近三成由政府出资兴办的中学学生曾想过自杀,两成四曾有自残行为。家长压力更大,为了让孩子进明星学校,要拉长战线,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全面戒备,全民被迫处在“压力锅”下。

在这种全球化及追求卓越的气氛下,成功小学的校本课程显现了积极的意义。教师和学生户外、在街头、在山上学习,利用地方上的素材,善用身体和五官,学习统整的知识,在捉紫斑蝶、玩紫斑蝶的活动中,学习学科知识,而且学得很快乐,很有自信。这时教学不是要求学生去达成标准,以提高测验成绩,而是在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这时我们不是看到标准化的、普世的符号,而是看到丰富的、完全的学生,和独特的自我;学生学到了科学和数学的美,教室变成参与式的学习小区。成功小学校本课程改革就是要提供给学生爱和希望,希望给孩子快乐的童年。课程由名词转向动词,由产品转向实际,教师也由名词转向动词,由传授转向建构,学生学习得很快乐,很投入,养成带得走的能力^[7]。这不是在建构很好的教育改革图像吗?不正在建构新时代的儿童吗?不是充分突显了农村小校改革的可能性吗?

强调实践(praxis)和具现化课程(embodied curriculum)更突显了农村小校的价值。成功小学的课程模糊了学术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疆界,减少形式学习和街头仪式间的隔阂,建立不同或对立的仪式论述间的对话,在任何形式的仪式论述上进行学习。将知识和地方联结起来,鼓舞学生确认、叙说、再说他们的故事,用思考、感情和行动觉知世界,让他们遭遇存有和关系的真实问题,使他们觉醒自己的压迫,这时学生学到如何产生意义、以建构小区(理论),也觉醒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实际),这就是实践。实践课程立足于地方、以故事为主要内容,强调体验和参与,这也是一种具现化课程^[8],强调经由身体的媒介,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人觉知身体、身体的知识和主观性,突显了情境化的脉络中的身体,将分立的学科统整起来,身、心和灵合一,模糊科学和艺术的疆界,合法化身体的知识,教学不仅重视心智的启发,更将情绪和灵性置于认知和知性之上,指引了存有的伦理,这为课程和教学哲学提供希望,也为儿童的身、心、灵全面发展提供基础。

这也是一种民主的课程,一种反压制的教学^[9],成功小学的校本课程加进了正式课程之外的很多内容,纳入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挑战了主流文化,质疑主流的诠释。这种以社会问题和争议为中心的教学,缓和了传统分科的、学问中心的高阶文化的压力,觉醒学生的批判意识、自我赋权增能。民主的生活方式要对集体生活中产生的问题、事件和争议,像冲突、小区的未来、环保政策和正义等议题,做明智的、反省性的思考,不断地探讨、想象并采取行动。学校转型不能忽视社会主流的知识,但不是提供一些高级文化让学生吸收或累积,也不是用来提高标准化测验的成绩,

而是以它们作为洞察和信息的资源,作为观察周遭问题的视镜,让学生探讨真实的问题和争议,解决生活的问题。知识是与小区和真实的人的自传密切相关,只有那些被学生和教师认为是严肃的东西,才能成为他们的知识,才能让他们的生活产生不一样。

四、结 语

以上的叙述显示,农村小学虽然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但经过努力经营,仍能呈现其存在价值。成功小学虽然教育条件极其不利,本来即将被废校,但校长和教师们努力发展校本课程,终于让学生快乐学习,生活得更更有自信,奠定主体发展的基础;也让小区注入了活水,让小区活化起来;不仅小区因此再生,也让小校展现新生命,显现了农村小校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当然,我们对校本课程改革也不能有过度浪漫的期待,过度幻想课程改革能代替社会的救济。许多研究已指出:校本课程改革缺少结构的、政治的、历史的配套,其宣称的目标都没有达成。Anyon 对偏远地区学校改革的研究也指出,如果不先改变偏远地区学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深层结构,课程改革的成效是无法持久的^[10]。教育改革无法补偿社会的救济,偏远地区教育改革最有希望的途径是完全消灭贫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除非能将恶化的社会脉络加以克服,否则农村小校课程改革的成效是有限的。这提醒我们课程改革面临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1] 蔡正龙,等. 紫蝶过境·成功转型[R]. 云林县林内乡成功

国民小学,2008.

- [2] McLaren P N Jaramillo. Pedagogy and Praxis in the Age of Empire: Toward a New Humanism[M]. The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07.
- [3] Swanson D M. Slicing Voices, Slicing Bodies: Difference and Disadvantage in Schooling Contexts[G]//In Springgay, S., Freedman, D. (Eds.) Curriculum and the Cultural Bod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7:63-78.
- [4] Casemore B. The Autobiographical Demand of Place[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 [5] Griffith B. A Philosophy of Curriculum: The Cautionary Tale of Simultaneous Languages in a Decentered World[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07.
- [6] Rizvi F. Theorizing the Global Convergence of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G]//In Limblad, S., T. S. Popkewitz (Eds.).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raveling Policies. Connecticu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4:21-41.
- [7] 欧用生. 台湾农村小学课程改革的故事——云林县成功小学转型经验的省思[G]//两岸课程改革议题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台北教育大学,2008-09-24.
- [8] Springgay S, Freedman D. Introduction: On Touching and a Bodied Curriculum[G]//In Springgay, S., Freedman, D. (Eds.) Curriculum and the Cultural Bod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7: 16-27.
- [9] Beane J A, Apple M W. The Case for Democratic School [G]//In Apple, M. W., J. A. Beane(Eds.) Democratic School-Lessons in Powerful Education. 2nd NH: Heinemann, 2007:1-29.
- [10] Anyon J. Radical Possibilit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责任编辑 曹 莉

The Implic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Reform: Pursuing the Existent Value of Small Rural Schools

OU Yung-sheng

(Tatung Universit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the decline of birth-rates, the small schools in rural area in Taiwan are closing down gradually. However, is it possible for educators to discover existent value for these rural schools to prevent the closing? The Yunlin County Government in southern Taiwan, which is the biggest agriculture county and one of the three poorest counties in Taiwan, might provide educators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and strategy to develop the value of these schools. Although resources are deficient and most of the educational conditions are disadvantageous, based on the ideas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reform” and “pedagogy-centered curriculum practice”, the Yunlin County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Quality-Transformation School Project”, leading to the revival of these rural schools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aking the example of Cheng Kung Primary School in Yunlin Coun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ive process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reform in rural school. “The central existent value” and “the role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the revive process” of these rural school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Taiwan; country; small school; school restructur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reform; value